

异域
密码

羊行中/著

日本 异闻录

新修订版

Japan
Ibunroku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异域
密码

羊行中/著

日本
异闻录

新修订版

Japan
Ibunroku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域密码之日本异闻录 / 羊行中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108-7776-6

I. ①异… II. ①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0418 号

异域密码之日本异闻录

作 者 羊行中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24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776-6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引子	001
第一章 孟兰盆节	017
第二章 伊东屋 ITO-YA 回魂夜	031
第三章 幽船鬼镜	043
第四章 人头灯笼	075
第五章 化猫	103
第六章 烟鬼	129
第七章 鬼畜之影	157
第八章 妖狐山姥	173
第九章 尸螺河童	207
第十章 姑获鸟	223
第十一章 面膜人偶	237
第十二章 鬼咒	265
第十三章 鬼尸夜语	277
第十四章 荒村鬼傀	297
尾声	307



引子

“高桥君，你都不知道那天你有多吓人。”护士臻美帮高桥换了药，扎好绷带，“你满头是血地冲进来时，我以为大白天遇见鬼呢。”

“给您添麻烦了。”高桥坐在床上勉强鞠躬，头部一阵晕眩。

“高桥君，不要再牵扯伤口了。”臻美连忙扶住高桥，“高桥君，你到底是怎么把头部弄成这样的？”

高桥苦笑着摇了摇头，心里暗想：这件事情又怎么能和你说呢？

三天前。

即使是炎热的初秋，27层楼顶天台的风也分外凛冽。高桥踩灭最后一根烟头，哆哆嗦嗦地站上了天台的防护栏。

从这个高度看去，街道上的汽车如同搬家的蚂蚁，密密麻麻地缓慢移动着，一阵狂风吹过，高桥立足不稳，差点掉下楼。

不过他心里一点也不紧张，因为，他早就想死了。

金融危机、就业压力、孤儿、被女友抛弃、贷款还不上，仿佛全世界所有的倒霉事情都让他一个人碰上了。

活着根本没有什么希望，还不如死了的好。

这一个多月，他一直这么想，也一直这么做。

这次，应该会成功吧。高桥苦笑着，闭上眼睛，张开双臂，任由身体前扑，倒向空中。

身体下坠的感觉戛然而止，好像有人抓住了他的腿，紧接着传来撞击的疼痛感。

睁开眼睛时，他才发现自己倒挂在半空中，偏偏牛仔裤的裤角挂在了防护栏横出的铁钩上。

爬回天台，高桥沮丧地坐在水泥地上，疯了似的狂吼！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舒缓心里的压抑。

为什么？！

我居然倒霉到了连自杀都不能成功！

这段时间，早就失去生活信念的高桥，尝试了各种自杀方式。可是每次在最后关头，总会发生意外，让他根本无法死去！

准备摸电门的时候，家里突然跳闸了；买了一瓶安眠药，却发现刚才还满满的水壶里居然没有一滴水，水龙头又怎么也拧不开；上吊绳子会绷断；割腕却在家里找不到一把刀子；想砸碎玻璃，却发现窗玻璃像是铁做的，怎么也砸不碎；从桥上跳河，喝了几口水昏迷后再苏醒时，不会水性、恐水的他，居然躺在岸边……

就连跳楼，都会被铁钩挂住牛仔裤！

总之，他想尽一切办法都死不了。冥冥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跟他作对，越想完成的事情，越完成不了。

高桥用力捶着胸口，瞪着天台阁楼上的输水管线，猛地跳起冲出，一脑袋撞了上去。

隐约中，他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尖叫。

醒来时，眼前一片雪白。头部的疼痛和注射完的点滴让他知道自己仍然没有死。

也不知道是谁居然在上班时间去天台，多管闲事地把他救了！就让我流血而死好了！高桥捶着病床。

二

“咦？高桥君你脖子上有颗痣呢？”臻美好奇地眨着眼睛，“在我的故乡江户，有个关于脖子上长痣的传说呢？你有兴趣听吗？”

高桥抬头看了看时间，“嘀嗒嘀嗒”，悬挂在墙上的钟表显示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如果臻美回了护士站，那就只剩他一个人，出于对医院的恐惧，高桥点了点头表示有兴趣。

臻美拖过椅子，像小猫似的坐着，双手抱膝：“据说脖子上有痣的人，都是带着前世的怨气投胎转世的。”

高桥没想到臻美一上来就讲了这些话，下意识摸了摸脖子，心里有些发毛。

以下是臻美的讲述——

江户时代，作为最有名望的武士，岩岛一生斩敌首无数，终于在五十岁的时候，获得天皇赐封的“万人斩”称号。按理说岩岛本应感到高兴才是，可是他却每天闷闷不乐。

作为雄霸一方的武士，没有子嗣实在是人生一大耻辱！

无奈妻子、小妾都快比仆人多了，可是却怎么也怀不上岩岛的骨肉。岩岛遍寻全国名医，甚至请了僧人、阴阳师施术，但是后院女人們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人们都说，岩岛一生杀戮太重，老天故意降下报应，让他无人养老送终。这些话慢慢传到岩岛耳朵里，岩岛不由勃然大怒，操着天皇御赐的武士刀“千叶”，把造谣的人杀了个干净，又将人头悬挂在武士府的高墙上，慢慢风干。

自此再无人敢拿岩岛没有子嗣的事情随便开玩笑，反倒是过了一年多，岩岛府突然张灯结彩，要为岩岛刚出生的儿子助男庆祝百天。

这个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江户城，为什么从未听到风吹草动，岩岛居然就有了儿子！

好事之人请岩岛家上街采购的仆人健次郎喝酒，酒过三巡偷偷询问时，本已醉意很浓的健次郎忽然清醒过来，慌乱地摆摆手，匆忙走了。

这更为助男的出生增添了诡异的色彩。

于是又谣言四起：岩岛在连年征战中伤了下体，不能生育，助男是健次郎和岩岛小妾偷情生下的孩子。

这些话又传到岩岛耳朵里，岩岛只是笑了笑，根本没有理睬。只是在第二天，他又将健次郎的脑袋悬挂在了高墙上。殷红的鲜血干涸成黑色，倒像是一道奇怪的符咒。

岩岛的儿子“百天宴”那天，江户城的武士几乎全部前来祝贺，当然也有很多凑热闹的人，岩岛不以为意，兴高采烈地招呼着。在酒过三巡之后，去年新纳的妾青历抱出了孩子。

胖嘟嘟的小脸蛋，长长的睫毛，粉嫩嫩的孩子眉宇间依稀有几分岩岛的模样。质疑这才消失，大家纷纷向岩岛表示祝贺，岩岛自然喝得大醉。

谁也没有注意到，青历笑容中浓浓的哀怨。

三

时间过得很快，助男长成了快七岁大的小男孩，英挺的模样更像岩岛了。但是孩子的出生并没有阻止岩岛的杀性，每隔一段时间武士墙上就会悬挂几个人头。

在武力就是一切的江户时代，有“万人斩”称号的岩岛砍掉普通人的脑袋似乎不是奇怪的事情。时间久了，大家除了担心斩首的厄运会降到自己脖子上外，定时到武士墙看人头倒成了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

不过也有人发现，助男的母亲青历，自“百天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哪怕是武士们在岩岛家会宴问起此事，岩岛从不作答，只是摸着助男的脑袋，远远地望向锁头已经锈迹斑斑的后院。

岩岛家的仆人都谨记一道训令：决不能靠近后院！否则斩首！曾经有仆人好奇地接近后院，第二天就被岩岛活剥了皮。被剥皮的仆人还没有死透，拖着血肉模糊的身体在地上爬着，刀光一闪，脑袋被一刀斩断，腔里的鲜血直接喷在后院门上……

自那以后，后院就如同第二个岩岛，成了所有人谈及色变的地方。

谁也不知道里面锁着什么。

不过从武士府里传出两个奇怪的说法：被剥皮的仆人在临死前，嘴里不停地说着：“鬼、鬼……”

每到月初月末的深夜，天空没有月亮的时候，后院里就会传出“咚……咚……”的奇怪声响，像是有人在院子里来回走的声音，脚步很沉重。

四

有一天，助男在仆人们的簇拥下，到街上玩。一个云游四方的阴阳师见到助男，停住了脚步，指着助男脖子上的痣说：“有这颗痣的人，带着前世的怨念和记忆，是谁制造了这么大的杀孽？”

虽然阴阳师在日本地位极高，但是仆人们仍然把这个疯言疯语的阴阳师暴打了一顿。

不能与普通人为敌的阴阳师擦了擦嘴角的血，打听到孩子是“万人斩”岩岛的儿子，问清楚了岩岛家的位置，便沿路找去了。

当他看到墙上挂的一颗颗人头正在被乌鸦啄食，忽然“哈哈”大笑：“报应就要到了！”说完就扬长而去。

这件事情很快让岩岛知道了，他皱着眉，握着武士刀，直勾勾地盯着日历，计算着说：“还有一个月就是助男的生日了，还有一个月！”

阴阳师所说的报应并没有出现，风平浪静地过了一个月，助男的七岁生日到了。

宴席异常盛大，当助男拿着武士刀表演了一段精妙剑道，随手斩杀了

一个仆人之后，整个宴席到达了高潮，大家都纷纷庆祝岩岛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岩岛喝得大醉，回房休息时，已经是午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已熟睡，岩岛忽然酒意全无，拿起武士刀，从床底拖出一个麻袋，悄声来到了后院门口，摸出一串钥匙。

院子里，又传出了“咚……咚……”的声音。

岩岛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凶狠的神色，打开门锁，慢慢地解着盘在门上的锈迹斑斑的锁链。

“吱呀……”门被推开，月色下，后院满是大树的中央地带，一个人正围着一个树桩慢慢地绕着圈走着。走几步，他就会拿起手中的木槌，敲打着树桩。

他的脚上，锁着沉重的脚镣，破破烂烂的衣服几乎遮不住瘦得只剩下皮的身体，远远看去，就如同一个活骷髅，在惨白的月色下转圈。

“大人，今天的尸体和人皮呢？”活骷髅侧着耳朵听了听，抬起头向岩岛这边“望”着。透过沾满头油、汗水、泥土的乱蓬蓬长发，眼眶里的两个黑漆漆的窟窿里面，眼球早已被挖掉，“完成最后一次，大人的儿子就可以真的变成人了……青历，青历还好吗？”

“青历自然很好。”岩岛冷冰冰说道，顺手把麻袋划开，扔到活骷髅身前。

从麻袋里滚出一个臃肿肥胖的女人，每一层脂肪堆积的肉褶里都夹着厚厚的泥灰，赤裸的身体上沾满了尿尿的臭味。那个女人看到活骷髅，张嘴想喊，却根本发不出声音。

她的舌头，早就被齐根割掉，脖子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正是声带的位置。

而她的双手双脚，软瘫瘫地根本抬不起来，手筋脚筋早就被挑断了。

活骷髅摸了摸大白猪一样的女人：“大人，这次是活的？”

五

“临时找不到人，只好拿养在家里面供武士们观赏的‘猪人’凑数。”岩岛大拇指顶开了刀把。

女人眼中滚着泪花，流在满是泥垢的脸上，划出一道道白黑交错的印痕。

活骷髅仔细地摸着女人的每一寸身体，手慢慢哆嗦着，忽然说道：“大人，时间不多了，请动手吧。”

“不，这次我想你动手。”岩岛把腰间别着的一把半弯刮刀扔了过去。弯刀扎在女人肚子上，伤口没有淌出鲜血，流出的都是淡黄色的脂肪。

活骷髅犹豫了一下，循着声音摸到刮刀，又摸到女人的额头，刮刀的刀尖在额头上划开一条口子。

女人睁圆了双眼，看着刮刀一点点刺入额头，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流进了耳朵里。

“大人，我这个样子，青历还会爱我吗？”活骷髅一边割着皮一边问道。

月光下，满是大树的花园里，一个瞎了眼睛、瘦得如同骷髅的男人，正在一点点活剥被挑了脚筋、割了舌头、挖掉声带、胖得如同肥猪的女人！

岩岛悄悄走近，武士刀已经拽出一半：“松石，最后一次弄完，我会让你好好洗个澡，再休养一段时间，反正你是‘人形师’，雕刻一双眼睛放到眼眶里，你就又能看到东西了。”

“大人说得对。”松石仔细地剥着人皮，成堆成堆的脂肪被弃在草地上，堆积成蜡烛油的形状。半个多时辰后，一张油亮亮的人皮捧在松岛手里，躯体仍在微微颤动。

“开始吧。”岩岛背过身。虽然这个场景经历了无数次，但是即使是杀人魔岩岛，也不敢多看。

院子里的树，忽然发出了“呜呜”的悲鸣，每一棵树身上，都长出了一张狰狞的人脸，痛苦地张着嘴……

“大人，这次的人偶做好了。”松石捧着人皮裹着的木质人偶，活脱

脱岩岛儿子助男的模样，“别忘了把人头挂在墙上，任由乌鸦吞食，带走煞气。还有……”

岩岛冷森森地打断：“松石，这段话你重复了七年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听吧。”

“应该是吧，你很快就会放了我，让我和青历见面，对吗？”松石平静地说道。

“对的！”岩岛挥起武士刀，刀光一闪，人头落地，血如泉涌！

松石的身体，倒向木桩，两股鲜血，交融在一起，渗进了木桩根部。

“为了保住助男的秘密，我只能这么做了。”岩岛拎起肥胖的人头，端着松石的尸体，“我实现了诺言，你和青历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院门关上，阴风呜咽的后院里，松石的人头滚落在草间，忽然张嘴低声说着：“青历，等着我。”

木桩下，松石的无头尸体，突然动了！两只枯瘦如柴的手在草地上摸索着，抠进泥土里，一点一点向人头的位罝爬着。

六

岩岛推开助男房间的门，助男端端正正地坐在榻榻米上。岩岛抱着松石雕刻的木偶，冷酷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慈祥：“助男，把你的皮换在木偶上，你就是真正的人了，再也不用依赖人形师了。”

“他们都以为我杀了那些制造‘我没有子嗣是因为杀孽太重’谣言的人是为了泄愤，哪里知道我得知了在江户有人形师的存在。我只不过找了个借口杀掉一部分人掩人耳目，把人形师和他的妻子抓进来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不是控制住了青历，人形师还不会答应用‘人形之灵’给我制造一个儿子。”岩岛把手伸向助男的头顶，往两边一撕，一张完整的人皮落下，助男的身体里，是一个木偶。

岩岛把人皮附在新雕刻的木偶身上后，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喘着气：快六十了，真的需要继承人了。岩岛一边想着，一边看着助男，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父爱。

“爸爸。”助男抬起头。

还是那个英俊的儿子。岩岛总算放下心来，在经历了七年的换皮之后，木偶终于可以变成真人了！

“爸爸。”助男语音单调地重复着。岩岛忽然觉得不对，借着昏暗的月色，他仔细看去！

这哪里是助男？

苍白的脸上，上嘴唇裂开一条竖着的口子，鼻子扁平，鼻尖血红，眼睛通红，两只耳朵长长地竖着，头发变成雪白色，这分明是个兔子脸！

岩岛大吼一声，恐惧到了极点，慌乱中举起武士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助男脑袋上劈去。

“噗！”武士刀陷进脑壳里，却卡在里面拔不出来，每活动一次，都能迸出许多木屑。助男根本不觉得疼痛，抬着兔子脑袋问：“爸爸，你为什么要砍我？”

“啊！”岩岛撕心裂肺地喊着，终于把刀拔了出来，又一次狠狠劈下。

“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屋子里不停响着。

终于，岩岛瘫坐在地上，再也无力举起武士刀，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向地上的尸体看去。

他，惊呆了！

被砍的七零八落、血肉模糊的尸体，真的是助男的模样。

他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摸起武士刀，插进了腹部，横着一划……

七

后院里，松石认真地雕刻着，他的眼眶里，已经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木屑纷飞中，一个美丽的女子渐渐成型。

他的身边，站着个邋里邋遢的阴阳师，微笑着叠着纸。松石雕刻好女子后，阴阳师把叠好的纸人贴在木偶上，点了把火。蓝汪汪的火焰“腾”地燃起，很快熄灭，一个美丽的裸体女子从灰烬中站起。

“谢谢您。”松石和青历对阴阳师鞠着躬。

“有情人就应该在一起的。”阴阳师笑了笑，翻墙而出。

“万人斩”岩岛砍杀了自己的儿子，又剖腹而死的消息在江户传得沸沸扬扬，其中的原因无人知晓，这成了“江户城两大不可思议”之一。

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江户城里忽然来了一对漂亮夫妻，每天，男子坐在樱花树下，为相爱的人们免费雕刻栩栩如生的人偶；妻子坐在他身旁，时不时帮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甜甜地笑着。

八

尽管臻美已经走了一会儿，但是高桥依然沉浸在臻美所讲的故事情节里。眼看快凌晨三点了，还是睡不着，高桥深吸了一口气，穿上拖鞋推门出了病房，护士站就在不远的地方。

空荡荡的走廊里亮着几盏无影灯，拖鞋摩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两旁的白色墙壁映着幽幽的灯光。狭长的过道空无一人，只有臻美和另一个护士低声说着话。

“臻美，你又给病人讲那个关于脖子上有痣的故事了？”

“是啊，杏子。正巧高桥君脖子上有颗痣呢。”

“你也不怕吓着病人。”

高桥往前走了几步，已经能看到护士站后面两个护士正在玩着手机聊着天。但是奇怪的是，还有一个人，让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女人，站在两个护士中间，长长的头发完全挡住了脸，弯腰低头看着护士手里的手机。

护士就像没看到那个女人，依旧时不时抬起头聊着天，还相互举着手机，从女人的身体里穿过，送到对方面前看。

“臻美，今天是不是冷气开得太重，比往常要冷很多呢。”染着黄发的护士打了个哆嗦！

鬼！

高桥转身向病房跑去，却看到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探出了一双手，扒着窗沿，一个老头的脑袋从窗外伸出，对着他“嘿嘿”笑着。

冲回病房，高桥狠狠关上门，急促地喘着气。这间医院闹鬼，绝不能再待下去。想到这里，他拉开放衣物的橱柜，却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安静地蹲在橱柜里打瞌睡！

“你不能死，你死了就会变成我们这样的鬼。”中年男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高桥不敢回头看，双腿软得像面条，从橱柜门上的妆容镜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躺在他的病床上，缓缓坐起……

九

“啊！”高桥从床上坐起，惊恐地四处张望！

“高桥君，你哪里不舒服吗？”染发护士摁住他的肩膀。

病房的窗帘早已拉开，刺眼的阳光使得高桥眼睛酸痛，视线模糊了几分钟，才逐渐清晰起来。

做了个可怕的噩梦吗？

高桥晃了晃脑袋，抱歉地对护士笑了笑。

护士点点头：“医生说您没什么事了，可以随时出院。”

“谢谢您，杏子。给您添麻烦了。”高桥坐在病床上吃力地鞠着躬。

护士走后，高桥拉开橱柜时心里还有些紧张，还好里面没有什么孩子。收拾衣服时，他忽然想到：那个染发的护士，他在苏醒时是第一次看到，为什么他知道她的名字，还认识她的模样？

难道昨晚……

手机铃声响起，把高桥从恐惧中拽回现实，公司人事部来的电话。

难道因为这件事情，公司要解雇自己了吗？这样也好，省得每天提心吊胆总在顾虑。

“高桥君，你的身体康复了吗？公司通知，周三的红叶狩务必要准时参加。”

“红叶狩”是秋天在山林间观赏枫叶的活动。从古至今，上至公卿权贵，下至工商庶民，都十分看重这一活动。凉风轻拂的金秋，层林尽染，叠嶂的枫叶漫天飞舞飘扬。红艳如血的枫叶据说是枫女的鲜血染红的，所以在

观赏时，不能长久凝视，只能远远眺望。

到如今参加“红叶狩”还有个不成文的含义，代表着一年来工作得到了公司的认可，起码在明年“红叶狩”之前，不会被裁掉。

对于高桥来说，这算是最近倒霉透顶的生活中唯一的好消息，倒让他淡忘了昨晚那个噩梦。

高桥收拾完衣物，打车回家，路过超市时才想起，家里面已经没有吃的了。

十

不成功的单身男人才会逛超市吧。高桥自嘲地看着超市里的推着购物车的家庭主妇们，随便买着日用品和食物。

“呜……呜……”拐过购物架，他看到一个女人在哭。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高桥虽然运气一直不好，却是个热心人。

“呜……呜……”女人依旧垂着头哭个不停，长长的头发遮挡着脸。高桥觉得这个女人很熟悉，心里没来由地不舒服。

“我的儿子，不愿意吃我做的饭菜。”女人哽咽着，“长大后他不喜欢吃墨鱼丸子，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你愿意吃吗？”

高桥皱了皱眉头，他从来不吃墨鱼丸子，可是看到女人哭得这么伤心，只好认真地说：“我愿意吃，墨鱼丸子是我最喜欢吃的美味。”

“那你答应我今天要吃哦。”女人把一袋墨鱼丸子放入了他的购物车。

结账时，高桥本想把墨鱼丸子放到一边，忽然觉得很酸楚，有父母的孩子怎么可以这么不珍惜长辈的疼爱呢！

“哥哥，哥哥。”一个孩子拉着他的胳膊，往他手里塞了几根棒棒糖，

“这个送给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高桥在回家的路上，吃着许久未吃过的棒棒糖哭笑不得。

闪光灯亮起，高桥愣了愣，好像看到街角有个人收起照相机，转身走了。

“莫名其妙的一天。”高桥拎着墨鱼丸子嘟囔着。

墨鱼丸子的香气从厨房飘出，高桥深深闻着：味道真不错啊！好像小时候很爱吃呢。

十一

可能是得知能够参加“红叶狩”，经济上的压力消失了，人也有了工作动力的缘故，这几天的工作特别顺利，还得到了高管的单独面谈表扬，高桥的心情开朗了许多。

乘坐公司的巴士，来到市郊的枫林，同事们纷纷忙着合影，然后就开始在湖边准备野餐的事情。

有恐水症的高桥克服不了心理障碍，只能远远地看着。

“小伙子，你可以帮我吧渔竿和水桶送到湖边吗？”身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个老人，带着老式的鸭舌帽，挡着半边脸，穿着花里胡哨的太阳衫，“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

“可是……”高桥犹豫地看着远处的湖水。

“咳……咳……”老人剧烈地咳嗽着。

高桥再没有拒绝，拎起水桶和渔竿。

“你真是个好人的，我的孙子也和你一样大。”老人佝偻着背，感激地絮叨着。

波光粼粼的湖水闪耀着太阳的金辉，高桥一阵头晕目眩，急忙想走，却发现同事们依旧在忙碌着，渔竿和水桶就在脚边，而那个老人，完全消失了！

他突然想起来了！

女人，小孩，老人！

那个半真半假的噩梦！

他在医院里遇到的鬼！

突如其来的意识让他觉得无比恐惧，惊慌地向后退着，立足不稳，掉进了湖中！